



屏溪先生集七

書

共三十

~ 16  
2419  
7





和  
2419  
30-7

屏溪先生集卷之十三目錄

書

答申明允 ○十

答俞子恭 ○二

答宋龍卿 義相 ○一

答李伯相 命爽 ○一

答李儀韶 鳳祥 ○一

答李子野 思質 ○二

答宋士能 能相 ○七

答李大心 維 ○一





答權亨叔

震應〇十一

Blank response area with vertical lines.



屏溪先生集卷之十三

書

答申明允

辛亥

通書

中字有兼言單言之別中庸之中是兼言發未發之  
中也中和之中是未發之中和是已發之中凡言中  
者不可以未發之中一例之也若此中字以下文和  
也中節也者觀之其為已發之中者可知蓋眾人氣  
質剛柔善惡未免有偏故必於善惡之中擇其善又  
於善之中擇其中也



中者即此理亭當無偏倚過不及之稱誠不可兼氣說矣然其發未發者氣也中何嘗離乎氣耶來說以天下治爲和則恐不然中和者指性情而言也治天下之法雖流出於此而何可以禮樂刑政當於和哉

志學

希天程子所謂動以天是也朱子曰惟聖性者浩浩其天此希天之功效也蓋性之大原出於天而惟聖人一循此天理之公無一毫人欲之私者非希天之事耶小註所謂大事小事猶是泛言也

恥一夫不獲則志在於博施濟衆其志之大必欲治齊唐虞三月不違仁則其學之精密幾於大聖此實言希聖處也畢竟言士希賢至於不失其令名云則亦登高自卑之義胡氏說只言其粗處以曉末學矣

勢

勢者事機也勢重於此則輕於彼若長於陰則消於陽矣知其事勢之歸而力能斡旋則重可輕而輕可重矣商政日虐周德日盛則天下之勢重於周而輕於商矣一隅偏安讓與江北則天下之勢宋固輕而金則重矣此皆由人力之有得失而如蜀漢君相人謀非不臧而力終不競者天也考之前代不可謂無



撞着處未知如何

精蘊

太極之理冲漠無朕而至伏羲始畫八卦則此孔子所謂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至於六十四卦者也畫前精微之理於是焉示焉畫卦之後文彖周象發盡卦蘊此乾之四德初勿用上有悔者悉言吉凶進退之義也未知章意果然否也

擬議

此庸易兩段語皆學者事庸則由至誠之道而以至於變化易則擬議於誠之之事而以至於變化此章

蓋言以至誠做去則能動而變而化故學者於言行必擬議以誠之之道則能成其變化云立言則庸易固不同而其義一致也

答申明允

顏子之不改其樂夫子之樂在其中其所樂似是指道而言而周程朱子終不提出道字說者何意周程之不言所樂為道者必欲學者自體驗之也朱子則言之屢矣蓋所樂者道也而其樂之者心也然若謂吾心樂此道云則心與道二也只是吾心無一毫人欲而純然天理者皆自可樂耳如此則心與道



一而已第更商之

門人不敬子路註子路之學已造正大高明之域  
正大則何以臣於季氏高明則何以從於衛輒耶  
此等正大高明之稱是大綱說比之大易中正方大  
之正大中庸極高明之高明則豈不有間乎以此註  
所謂未入精微之奧者觀之其失於出處大義皆坐  
見得未精也學者知見之不逮豈不大可懼哉後學  
正宜鑑戒也

持志是本養氣是末持志是內養氣是外而孟子  
不曰我善持志而乃曰我善養氣其後不復論持

志工夫者何故大學誠正及此章下文勿忘勿助  
長便是其用功節度否

志心之所之也是心之氣之該理而動者也今將志  
氣之帥志至氣次持志毋暴氣等三氣字對待說則  
志即心之氣氣即血氣如養氣之氣實摠心氣與血  
氣而言故持志工夫包在其中蓋浩然之氣雖摠一  
身之氣而言而至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配義與道  
又曰是集義所生則其所主而言者專在心氣不可  
以持志養氣分本末內外也養氣而持志既在其中  
故孟子不復言持志也其言勿忘勿助本正心工夫



便持志之節度矣

知覺分屬事理而釋之者為有淺深之意否  
知必窮格而後知覺則自然而覺故以知屬事以覺  
屬理耶然事與理一也知與覺同矣恐未必淺深看

與申明允 癸丑

厚丈練服絞帶說一條謂鳳九以為圖式正服不變  
為初密三升布不變云此甚可疑曾在辛丑 肅廟  
練時以布絞帶練否廷議多端鄙於其時因芝丈與  
兄之有問略有往復而於厚丈則初無相難者矣今  
考鄙稿答芝丈與兄書俱無是說而年久記不起可

歎蓋練時布絞帶未論練不練終可疑賈氏之取於  
公士賤臣之服為子為父臣為君正服之變者未知  
何義雖以常禮推之布以布變麻以麻變禮似得宜  
今以布代麻則布麻所以別齊斬者其義安在此等  
界限變改不以為難則竹杖何不代以桐繩武何不  
代以布也勉齋之取用賈氏者亦不知何據也雖經  
朱先生一勘其比先生所著事體不能無異焉者安  
知先生本意的如此耶無以奉質於泉下則堪為千  
古之恨也正服不變本出疏家而見於備要備要之  
意以不變云者為衰裳不練之證矣既曰以大功七



升改製云則初喪三升不變之說全無所據未知何故有此話頭而厚文之說如此也厚文說覓出後時不得一質於函文無恙時尤可歎也兄亦莫知其詳聊此布聞

堂弟亾後無可立之後堂嫂主喪題主堂弟三季後未立後之前先代忌祭稱曾孫婦孫婦而成祝行祭耶

婦人無改題之禮雖三年之後既不得改題則先代之祀當無祝無祝則不能備三獻之禮矣時祭已不可言而雖忌祭不可闕只單獻無祝矣惟立後之後

乃可備禮耳

季堂弟亾時以亾弟題主矣今其兄又亾此亦當以其妻爲主而顯辟題主耶改題當於何時

既題之主婦人誠不可改題而其兄旋亾則僂同變禮前頭大小祥又不可無祝似當於小祥前一日告由改題顯辟矣無於禮中權宜出來極其苟簡奈何

答申明允

南江云云顯辟題主不可爲者似不詳令從家事勢矣泛然論之尊丈方主宗祀無後姪子之喪似乎主題而令從氏亦小宗子主三代之祀不可耐位於大



屏溪集卷之十三  
宗之廟矣既不可耐之大宗廟則尊文固不可主其  
題矣然則更無男子可以主之亾者之妻主題之外  
無他道理季從氏改題雖在伯從氏三季未畢之前  
既係旁支則異於宗祀之主亾弟之妻不必統於己  
亾之宗兄而嫌於改題且念宗孫無嗣立後猶無期  
焉况其季之定嗣尤不可易復何待而不之改耶婦  
人雖無改題之禮此若不改則前頭大小祥亦無以  
備三獻祝文之禮其將奈何亦似有變於常例幸更  
博議勿之有悔此無古今之證誠難免汰哉之誚知  
懼知懼兩主未及合櫝則茶禮似當各設既奉安祠

堂則當與舊主同時奠薦不必奉出別設幸并商量

答申明允 丁巳

功臣雖不遷之位若多至三四代則始爲功臣外恐  
亦祧遷也不然則將孫不得祭其祖子不得祭其禰  
其可乎沙溪先生之議本如是矣大典有始爲功臣  
者許別立一龕而又私家只許祭三代雖以功臣而  
別立一龕亦止於四龕元無五龕之僭矣五龕則朱  
子以爲祭四代已爲僭又曰諸侯之五廟仕於王朝  
者壓而不得伸觀於此私家五龕之禮果僭矣沙溪  
先生專主此議可考而知哀家祔遷之禮津沙溪之



議則宗子之五代四代位移奉以平城位及曾祖祖  
禰合奉一祠爲四龕始不違於古今禮律只移奉五  
代祖位而平城位以下高曾祖禰設爲五龕則此亦  
失於古今禮律既不須論而世俗則猶多行之若又  
并五代祖位而合奉於一祠則忒過於諸侯之禮僭  
禮之中尤僭妄無據惟在本家商量行之家禮祠堂  
章不遷之位遷奉於墓下別廟若用此則雖累代功  
臣之家似無窒碍之端只今人家以別廟爲難生出  
多少疑亂殊可歎也

答申明允

癸亥

厚翁所錄華陽語此只是心單言則氣之說鄙亦曾  
見是錄矣此承厚翁答高明書其曰心是氣之靈明  
精英而既云氣則自有清濁粹駁之異故其知覺不  
無昏明通塞之殊何可謂聖凡之略無分別耶云者  
灑然明快誠可以警後學矣恨不詳稟於當日承咳  
之時也頃季胤甥以書來問而專主心純善說且金  
君伯剛亦力主張云須以厚翁此書洞諭之俾不至  
迷惑以光家學則不啻大幸

答申明允

甲子

身在堂上可知堂下人曲直况先正道德優劣後生



何以妄揣若其事功則著於外者似可知之而鄙人  
僻陋玄翁文集尚不得寓目矣其羽翼經傳嘉惠後  
學云者實未知何說羽翼也何書嘉惠也第來意以  
爲論道德則允玄不相讓而事功玄實過允據厚翁  
爲說未知厚翁有此等文字否若函文間酬酢而已  
則恐兄之差失長者言意也玄翁之棄後學今已四  
十年矣前後士林之所不言而高明今獨碎言之其  
可作定論乎須勿復言以來士友之訝惑也戊午季  
間從祀之論甚紛紜士友間以爲單舉允翁則已并  
舉春翁則豈獨漏玄翁云云此蓋慎齋何遽不若已

從祀諸賢之意也其時厚翁非有此說也主玄翁從  
祀者蓋多如此說鄙人亦熟聞之矣聖瑞想亦聞此  
故意其出於厚翁至舉沙川爲言耶觀其書亦非直  
以厚翁有此言也來諭拱而俟之之云者誠好自有  
百歲之公議不必欲急急確定矣曾見先師於允翁  
從祀每主徐徐之論其時家弟在泮任亦以勿急之  
意申戒之矣設令玄翁當從祀而未從祀在玄翁何  
損鄙意每以爲凡在榮名當得而不得絕勝於不當  
得而得之以招人譏議况從祀何等盛名竊觀前後  
從祀或不能審之於初不免有後來之議則誠不如



屏溪集 卷之十三  
初不爲之矣此非有干涉於其賢而只是後人之過也豈不可惜

答申明允

甲子

筵白出六又一兄疾首也前面區區似益難便殊可奉念泉台云云果是題外而既非與弟酬酢之語則不必相干涉提評於異面自作爭端且士友間此等言議係非新聞隨聞而辨慰於兄者初不想到盛責之至無以爲諭第聞頃日 筵席君相之上告下諭皆以爲今日先正云如此處豈真一一辨慰耶况兄之每以此迫隘於弟者何也使今日士友皆如弟之

知玄翁則亦庶幾矣輾轉疑怒至以交際之不保爲諭誠亦訝歎不知玄翁爲何如人之語非出於弟兄何聞而相撻如此兄書盛道玄翁事功至以爲實過尤翁心竊悶之欲兄之無復有此等言議以駭人之耳目故略言兄之言意差失以冀兄自悟之機矣今不爲此反爲擠我淵源其不能見信殊自爲媿而亦爲兄憂歎不已也吾輩雖不能盡知先賢分數只欠了格致一端亦奈何從今以往勿復言尤玄二字以保四十年義兄義弟之分誠宜幸矣

答申明允

戊辰



尚兄撰玄翁墓表至懷尼是非處下語曰變起儒門師生分黨又自解釋曰此如父子相訟其罪在於門人黨有君子小人尤翁之爲君子尹拯之爲小人又何待於言也

玄翁墓表云云曾因人聞之而全文尚不得見議論何敢到耶第以來示者言之所謂師生分黨一句未知作者之意如何而尤翁何嘗與彼互相分黨耶初則以朋友講磨之義責勵其父畢竟蓄憾迫問多端則不得已答之而已其終背悖于尤翁何事哉至以尤翁對待說去則尤翁豈不困哉今承父子相訟云

云尤不可知與父相訟之子固不足道爲父而與子相訟者其失慈愛之道得罪倫理則父子無異如此爲說其於尤翁如何也况分黨云者即指老少黨論也此本以光南事老成一隊少輩一隊言議各立故先有此稱而少輩因此皆疑貳於尤翁尹乘此機始發怨樹之書挾少輩之勢乃敢角敵於尤翁耳只以朝廷之扶抑失宜終成黨禍爲世道之病矣今以黨目始起於師生有若以尤翁與有相訟之咎者然誠非本事實迹也且來示其結辭既無玄翁是非扶抑之意云則此事何故而挿入於玄翁墓文耶本文文



勢不可知而似或不緊未知如何

答申明允

甲申

前後示意仰悉洪範始有蕩蕩平平之說非有賢邪黨色之別而後有意於保合而蕩平之也人君建極於上庶民觀感於下會極而歸於極自有不期然而然者豈如後世君子小人之已判薰蕕冰炭之已別而強名之曰蕩平并進參用畢竟賢邪進退難易之迥異而國家治亂存亡之相懸者哉是以建中調停終致靖康之亂至於栗谷先生則於東西之始以爲士流初分人才可惜誠有調劑彼此之論旋見黨私

之迹難於調娛則仍不復言終被羣小之慳鋒先生有明道之至誠力量而猶不能爲况下於此者乎玄翁之於甲戌則不止謂君子小人而已忠逆大判之久而乃發調停保合之論其心雖公其議則終不可行竊恐已失於視遠之明而後來黨人之俯仰人主之意藉重保合之號者援證於玄翁其勢無怪卒至濟私樹黨而犯分干紀之類莫不彈冠於蕩平之下則玄翁九原之心見此豈不大故追悔於大誥之製進耶以至今日從祀盛典亦不免成就於此在玄翁雖云不幸然主張是論者勿論彼此皆出於玄門脚



下之人而動稱玄翁爲之宗主 天心之曠世相感  
尤在於是則今此盛典之終成於蕩平二字者又是  
自然之勢也盛疏意雖在於欲明公私主意之不同  
惟彼此之名言者在茲則近來言者之見未必唯唯  
於言下而主是論者又不知惹得幾多說也恐終無  
益於事且念此疏一登只兄之譴謫而已則在兄辨  
明淵源本意何恨之有近來事每出於常例之外尤  
不可不極商量弟於兄之此事不待今示度之已熟  
終無好道理奈何奈何文字亦不欲循例故反有生  
手處雖終爲之與剛令輩細加裁正如何

答俞子恭別紙

庚戌

盛意一一仰悉累幅千餘言究刮思傳義殆無餘蘊  
的是儒者文字誠幸吾道之不孤也第其間不能無  
疑則茲不得不更復之爾蓋此首章文勢命意明有  
血絡井井不錯首言性道教三字率性者是道而修  
道者是教則道爲一章之宗旨也即舉道字以言不  
可須臾離之意天命之性即是道未發之大本率性  
之道即已發之達道自此以下則分兩下說不觀不  
聞之時屬之未發慎獨之時屬之已發至於喜怒與  
致中和兩節莫不對待說下以結首節并言之義而



一道字之意通貫於首尾矣高明於致中和章句既分未發已發說而獨於戒慎慎獨不欲分兩邊說者何也於此有可以曉然者戒慎慎獨同一慎字而其所以慎之也本非有發未發之殊也其發未發之殊者實在於不覩不聞與獨字上矣只一慎之之工而慎之於不覩聞之時則此存養於未發之前者也慎之於獨知之時則此省察於已發之後者也以不覩聞謂通貫於動靜則已不然則何可以此段戒慎爲兼管動靜耶凡言戒慎工夫則猶可爲兼動靜說若此不覩聞之戒慎誠不可如此說也本章章下註先生

既以存養省察分言戒慎慎獨而或問亦以此兩節分爲兩事至於末章屋漏孔昭二節分應於此則其各屬於己未發者豈不躍如高明於章句或問試將此語看下想必有釋然者矣且戒懼約之時此心之有無偏倚者此義理築底極精微處知見固難得到而目中雖有髣髴形像者口含意說出甚難又雖說得其萬一形容筆端爲尤難以高明之博洽敏妙而猶謂無若斯之難則顧此澁見微識何得可否於其間哉第高明多少說與鄙人前書中不覩不聞爲靜之初以至精爲靜之極而通爲未發時節者一體歸



宿此則誠幸鄙見之初不甚悖也然今既曰不覩不聞是未發則未發寧有偏倚若少有偏倚則成未發不得故子思直曰未發謂中更沒多少曲折則其間正不須有偏倚無偏倚之可論矣若章句自至二字蓋亦有義意今以太極圖說靜極動極之說觀之固知動靜各有始末之別矣此自至云者只就未發界頭言造詣之分自淺至深戒懼之工愈嚴愈密也實是未發之中有自初至極之意而所謂無偏倚者無論淺深貫通於未發之中矣農翁則以戒懼爲可以通動靜而自動至靜云此則以不覩聞爲已發也

高明則以不覩聞謂未發之初而爲有偏倚之時以至靜謂未發之極而爲無偏倚之時以爲自有偏倚至無偏倚云農翁之以戒懼而賺連動者不免爲剩而高明之以無偏倚只靠於至靜之極者亦大縮了然農翁之失只在於不覩聞之兼動靜則其失無大高明則以不覩聞既以爲未發而猶謂有偏倚此則爲有病痛底未發義理大錯全失子思本意不比農翁失之文義之爲輕也真如高明說者下句無所差謬云者亦將只着於應物處不得管於慎獨之時耶此既不可如是看則上下文勢亦豈可各例看也且



無所偏倚者非有高妙深奧之義亦不必以病痛看只是此心在中未發之意以朱子偏於喜偏於怒者觀之其義庶可知矣既曰在中之意則寧有不在中底未發耶最是心與氣質不同而聖凡心皆同之說非文義異同之比實心學源頭此不可草草了當正宜反復商量以求至當至正之歸矣今夫心統性情而言之則合理者也單言則只是氣也氣者不齊也蓋人之氣不同於禽獸禽獸之氣不同於草木正通偏塞既有大畧分之別而畧分之中亦自有多少般數矣惟是人之氣爲萬物之秀而秀之中又其精爽

之該貯方寸者是謂之心靈昭不昧活化不測實爲仁義禮智之所舍論其大體舜跖之皆同也賢愚之一般也然所稟之清濁既各不同則其所謂精爽者亦各言其所稟之精爽也故稟清者之精爽與稟濁者之精爽不能無異而美惡相雜分數等差千百其狀矣聖人之睿知衆人之剛柔不同果不由於此心之不同而一皆軀殼血氣之爲使耶中庸或問論修道之教一段先言人之所稟有清濁厚薄之不能不異以有賢知愚不肖之別云而繼言惟聖人之心清明純粹此皆吾人之中聖人之心惟能清明純粹云



屏溪集卷之十一  
矣如此則上所言眾人清濁厚薄之稟不能不異者亦豈非指此心而言耶孟子曰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卽其下又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末又曰不能盡其才此所謂才者實心之才而非百骸血氣之謂也孟子則主張性善之論故至於才之運用性者與情之流出性者皆謂之善而其實才與情何嘗純善哉程子曰才稟於氣氣有清濁至以不備之說追補孟子未及言之意而朱子輯註以才字謂人之能又曰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又其答人問曰才是主張運動做事底又曰才亦有善惡其

所謂能處所謂運動做事者皆此心靈覺之爲也若血氣之粗者曷足以當之哉今若能知孟子所謂才者是心也非他物也又能知程朱才有清濁善惡之說爲百世不易之定論則心之有清濁善惡而聖凡不同之實不待一言而可辨矣高明之據而主張者專在於大學章句而此則先生實從其大體說者是心也自是精爽而又能該貯於光明之火宅故勿論愚不肖其爲體段虛靈不昧知覺運用此則人人之所共得於天者然其所謂虛靈不昧者氣之爲也則最初稟來不能不拘於清濁美惡之分矣除非上聖



屏溪集 卷之十一  
清明純粹之稟其爲靈覺亦不能十分盡到小涉惡濁自然爲物之誘而人欲之斯生矣惟是既係正通界分則雖衆人惡濁相雜之心亦自活化不測不比肢體血氣之一定不易故隨其用工淺深終能與聖人之心一般矣此學者變化氣質之謂今若詳味章句之意而且將庸學或問及先生他說互看有照則先生之本意可知矣今以易見者言之心之靈覺應物比之於目卽其光明辨色也目之光明辨色人莫不同然就目之光明辨色者而詳論其精彩分數則人各不同顧此靈覺應物之中言其精爽所稟則亦

豈盡同乎目與心雖有精粗之別而精中亦有精之精粗粗中亦有粗之精粗以粗之易見者較看夫精之難見者則似爲易曉矣其更留意之高明每以朱子比理有迹比氣較靈之言爲心不可謂氣稟之證朱子之意實爲心是氣之精爽處也較他軀殼之氣則却靈矣云豈如高明之所謂心不可謂氣者耶審如高明看則心乃非理非氣而別爲中間一物矣寧有如此義理否中庸章句鬼神謂陽之靈陰之靈以靈者不可謂之氣則鬼神果不可謂氣耶是未可知也農翁以爲粟谷之說卽一人之心而分清濁二歧



屏溪集卷之十三  
以爲善惡之別吾之說就衆人之稟而較清濁分數以爲善惡之差也既舉栗翁論此心清濁之說而繼言衆人清濁分數則農巖之本意其亦論人心之清濁者可知矣豈可以不著心字之故謂非論心者耶栗翁之言曰發者氣也所以發者理也發者氣之氣非所謂心也耶似此言語真說心性精微盡處而發前人所未發者孰復有二議於此也又其言曰善者清氣之發惡者濁氣之發此氣字實自發者氣之氣字來矣合兩說觀之此豈非心有清濁之證否惜乎吾兄輩別生義理不信栗老明白精到之說誠可歎

也盛論率性之道一段大體儘好幾於大醇惟是人物五常之論猶夫隔了一膜矣高明之言既曰萬殊之理亦未嘗雜乎氣也此實知理雖單言而就氣上言則無害於各異也又曰誠使在牛之理乘馬之氣則亦當爲馳在馬之理乘牛之氣則亦當爲耕鳶飛魚躍莫不易地皆然此實知其見在之理雖各不同而無害於理一本色矣由此兩段而言之物不可言五常之實可推去矣何者禽獸草木形氣既各不同則雖初不和氣而單言其所在之理亦自各異此高明所謂萬殊者未嘗雜乎氣者也既不和氣而單言



之則其理即本然之性也耕馳飛躍雖自不同而不害爲各循之天命何乃於禽獸草木而必曰仁義禮智然後始可爲本然之性耶然物各成性而理一本色元自在矣今夫氣之正而理亦正氣之偏而理亦偏者其正與偏非理之局也氣之局也故正之理而若移之偏則亦偏偏之理而若移之正則亦正非如氣之偏正之一定而不復易者矣此乃理之通處而高明所謂在牛在馬之理互乘而各能耕馳者也今若只見成性之各異而覩一理本同底不得則亦何足以盡性命之原哉此兩端皆高明之所已言則其

見處可謂灑然而猶不免一膜之遮何也高明之意以爲牛馬鳶魚皆受一原之理理同則性同性既同則仁義禮智是性也本無人物之殊而至於發用然後耕馳飛躍與愛敬宜別不同云爾此蓋高明只知人物之氣發用則異故所乘之理隨氣各異而不知人物之氣已自稟初而異故不待發用而其在之理隨其位分亦已不同矣勿論未發用已發用只是兼指單言之際而本然氣質之各具體用矣不然而以所謂本然之性者只管未發用之前而無其用以氣質之性只管已發用之後而無其體其可乎哉蓋



屏海集卷之十三  
體本於用用循於體今以耕馳飛躍謂不由於耕馳  
飛躍之本性而必循夫仁義禮智之性不知耕者即  
循夫仁耶義耶馳者亦循夫禮耶智耶飛者潛者果  
亦於仁義禮智何所當耶道者性之用而道與性不  
相該則成甚箇道理耶此不須多少說只於盛說中  
兩段處更加一回轉步則庶幾有歸一之望自不覺  
繁縷至此未知果如何也

答俞子恭別紙

辛未

少小同學不爲不多己皆泉下如先伯氏與呂士新  
季又差池而亦死別久矣當時遊從獨兄與我存在

地上弟既迹拘兄又病淡會合靡日亦不可謂同世  
而生矣俯仰存沒益不禁傷歎也首夏旬日手札遞  
傳雖晚滿紙鄭重若承佳話况別紙相示何但義理  
諄復開發甚多己酉往復之後始更得兄講理文字  
爛然照眼此兄我惟無恙斯世故有此樂亦晚暮之  
幸也弟之資本鈍根季且耆衰進學一事誠更無議  
而最可惜者以高明之峻才偉志妙季發軔儕友之  
期與崇重爲貧之仕拘於前早衰之病魔於後不能  
大肆力於此事也然爲學不專在於博學一邊酬酢  
事務莫非此學中事則向來雖朱墨澗汨豈全無仕



優之學且治心養病本自一串而朱子亦恨旨廢之  
不早向上實踐之工不妨病裏點檢彌邵之望正在  
今日果使老友其終不落莫否學詢謹以他紙仰對  
其可否幸無憚更示之也老炎猶熾兄候近更如何  
弟索居空山呻暑宛轉無他可諭也

明明德於天下

訓誥之法只釋句之意而此明明德於天下即平天  
下之變文也章句則只釋此一句之意故曰使天下  
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或問是註脚之註脚故先釋  
各明其明德之意末又更端而備言其天下人之各

明其明德實我明明德功效之意蓋以明德新民對  
言則各自爲一綱而合而言之明明德爲新民之體  
新民爲明明德之用至以條目分屬之則格致誠正  
修爲明德之目齊治平爲新民之目其所謂齊治平  
亦不過自格致誠正修而又推之自家及天下使之  
各能誠正修以實新民之至善也此節以八目途推  
言之故自天下人之各明明德而約之於國自國而  
約之於家自家而又約之於己之身心意知則可知  
其本實在於己之明明德而天下人之各明其德是  
己之明明德推而及之之實然則此節章句之明明



厚溪集 卷之十三  
德只屬之天下或問之并及於明己之德而包言此天下人之各明明德者實演推其本而備言之也各有義意不相抵牾而近見士友之見多以此明明德於天下一句爲己德之明於天下云鄙意每以是爲不然也高明之見亦與彼諸見無異未知淺陋有見不到而然耶幸更商之此自平天下言故頭辭明明德雖只着在天下人言之其體之在我明德者至先修其身以下而言之也通一節首尾而言之都是一團明德者不待言而可明矣未知如何

自慊自欺

傳則誠意工夫故先言毋自欺至如好好色惡惡臭之一出於誠則自然快足於己而謂之自慊經文此節遂推言之故章句因傳文已言之者只言其效之自慊而毋自欺者以爲誠其意者必欲如是云毋自欺工夫也毋而至於無則可以自慊而即功效也其自欺自慊之或先或後毋字之變爲無字各有條理似不必爲疑也

聽訟無訟本末

或問中以聽訟謂其亦末矣之末非本末之末云者文理誠然且朱子之以此章別立本末傳者經文綱



廣漢集 卷之十一  
領條目之下各言本末其丁寧之意傳不可不言故  
朱子章句特以此爲釋本末其義真不歇後蓋經文  
再言本末皆以明德爲本新民爲末此章所以釋經  
文也其大畏民志者即明明德之至善而爲本也無  
情者不得盡其辭而自無訟者新民之至善而爲末  
也尤菴先生之訓甚的當區區更無可論矣若以無  
訟爲本則無訟非明明德事聽訟爲新民事則聽訟  
果爲新民之至善耶知此則可辨小註之虛實矣

絜矩好惡財用人

所謂絜矩之意即恕也恕者以己之心度人之好惡

而好惡之者也絜矩之方無出於好惡而好惡正絜  
矩之實事非異件也觀於或問中絜矩好惡合而言  
者可以詳之矣第人情之所好莫切於財貨所惡亦  
莫切於奪財而私慾必生於所好故人君之所患難  
公亦在於財貨是以平天下者宜先於財貨上絜矩  
也且天下之治不治專係於用賢退不肖故只以財  
貨用人對待言之而好賢惡不肖又人心之所必然  
於此又別以好惡申言之章句之於財貨而言絜矩  
用人而言好惡者只從當句文義之相近者而釋之  
而已絜矩好惡通爲一事言絜矩則好惡包在言好



屏溪集 卷之十三  
惡則絜矩亦包在是以外本內末章句特言財者人所同欲云則此固好惡之意而好人之所惡小註以斷斷爲能絜矩媚嫉爲不能絜矩者亦朱子說朱子之以絜矩好惡通看於財貨用人兩節旣如是尤翁之言曰何以言財用偏言絜矩用人偏言好惡耶者亦明白無餘惟在更商之

物我一理纔明彼卽曉此

程子說本文旣曰物我繼言彼此其文勢的是物彼而我此以是看破然後推通義理可也義理雖好棄本文自然之文勢捏合爲說則奈非言者之本意何

哉黃氏以彼與此皆是物云者似全非是黃氏不須言而高明之以黃氏爲得之者亦何也蓋觀物而察己見物而反求諸己則物我有似間隔工夫有似層節程子以爲此不必然物我本一理元不間隔纔窮那物物之理到時我之心便曉然云其曰合內外之道者亦我心則內而物理則外也云語類彼此相對之說誠得程子之意矣今反疑朱子之說以黃氏爲得者鄙意未敢知也

答宋龍卿

義相壬申

華陽之示 萬東祠祀時欲叨駿奔之後者自甲申



而然矣迄不一遂故每逢那邊人娓娓說此而無乘  
無糧今亦沒計矣傳之者似亦聞此素擬議者而言  
之也第雖進參不過仰觀盛儀以申區區之願而已  
他尚敢有議到耶近來儒習豈但咎仙鄉舉無往時  
篤謹之風顧此衰醜望輕雖一去何足有無哉至於  
莘院名稱本欲拒絕而終為院儒所迫尚此羈縻堪  
自笑也人心道心之為已發高明何以為疑其說實  
備於中庸序及書註而栗谷大論於此無參差皆以  
已發言之蓋心字雖統性情而兼未已發者既曰人  
心也道心也則三稱皆在情字界分情非已發者耶

答李伯相

命爽○辛未

竊見邇來人物渺然氣局淺狹絕不見可大受者惟  
平日於哀侍期與者重其示於跋文之末者蓋以此  
也先君之思以勗自是古義實欲哀之興感之易而  
不敢不勉勵也不宜徒勤自謙而畫於墜廢也紙末  
寄意勤摯如有相助以資益者愛好之至曷不樂與  
之告以為切德之地顧此陋劣耄荒日甚舊學都忘  
恐無以奉誦於憤悱之際也

答李儀韶

鳳祥○甲申

大學章句曰意者心之所發又曰喜怒憂懼四者



皆心之用

心統性情情統志意心之最初萌發謂之情而緣情  
計較之謂意情意同是心之發也大學喜怒哀懼即  
禮記之七情也七情之善惡聖賢與凡人固各不同  
當喜怒哀懼之事喜怒哀懼之心發見於外則人人  
皆同章句所不能無者此也蓋寂然不動心之體也  
感而遂通心之用也有體則有用未發為體已發為  
用心之發心之用字雖異意本無異矣

中庸章句至靜之中無少偏倚二句之義諸儒所  
釋多端當何適從

不偏之意程朱所指而言者各不同程子只以不偏  
釋中字是謂偏陂不中之意也朱子以不偏只釋未  
發之中實謂此心未發之時亭亭當當不偏於喜不  
偏於怒而為在中之義也是在中庸或問第一板可  
考也朱子偏倚字既皆屬於在中未發時言則此無  
所偏倚亦當以未發言不可以偏陂不中言也蓋中  
庸之戒懼本在於不觀聞之時不觀聞是未發時也  
未發靜也戒懼亦不觀聞靜時之戒懼也以圖說靜  
而生陰靜極復動者觀之靜有始終淺深之別未發  
亦然故自不觀未發之初至於至靜底未發之極無



非此心在中之時云傍照於自慎獨而精之以至於  
應事接物之云則兩下文勢各專以動靜言者皎然  
矣諸議之多端未可知而昔年俞友子恭以不觀聞  
時未發為未發之初以至靜之未發為未發之極者  
與鄙見同而但以未發之初為有偏倚以未發之至  
靜為無偏倚鄙人每以為既曰未發則未發之湛一  
虛明之時謂有不中者誠大不然終未契矣農巖集亦有論

此戒懼約之說考之則可知先生之意有在矣

答李子野思質○辛巳

示諭訓音宗編知有積功誠足欽歎序跋云云自顧

平日於韻學全然鹵莽直從學究諺解之音僅能接  
續文理而已今於耗昏之後雖得賞盛編其何能觀  
得良工獨苦之心而發揮其真體裁也剛恨神精枯  
落無以與聞緒餘而坐孤托意之鄭重也最是昨季  
春元所惠別紙晚春書末所教係是義理頭腦之論  
不可不急急歸一者而昨夏就棲人巖仍以喪病擾  
卒今又自春迄茲以先師文集刊事不暇於往復考  
校來書一束閣在案頭幾乎相忘事勢雖然而莫非  
老人神不理事之致撫歎奈何與高明講論最有一  
事難得以究竟者惟孔孟之訓程朱之說如天地之



大日星之昭者執以爲主見如或違於此者則亦可以據此爲辨高明則不然雖聖賢之說與己所見者不同則反以爲疑至於程朱大賢混稱宋儒而其於說理處全不信得及也於程朱已如此則更有何等見識何等言議敢與高明而抗論哉今願高明先降伏得此心以程朱爲孔孟後一人而如有己見異於程朱者則愕然而驚怵然而懼以爲吾之見有所不逮而然也多般講究必見其是處而後改吾之所見泯然而同歸可也盛書以鄙說引古據經來歷的然而不能強唯者己自古人說上有疑故耳此其自信

太高不肯俯首於程朱訓詁之下其將奈何大抵前後書條件甚多只就其大體而論之高明之所主見者只在氣一道而天地之生成四時之代序鬼神之吉凶人物之死生以至於人生日用許多事爲初不言所以然所當然之理而只靠氣一字了勘以理字謂氣之有條理妙理以道字謂氣之作用之道至於聖賢所謂與氣對待之理則初無有焉彼老莊仙佛亦何嘗不言理而以氣爲主故斥之矣彼若聞高明無理之說將哆然而笑以問於高明曰吾之主氣言者子每謂之異端今子不啻主氣而言以理歸之於



屏溪集卷之十三  
無其將謂何也高明果以何辭而答之也高明謂宋  
以上無言理字者此何言也繫辭之言理字固非一  
二處其曰太極也曰命也曰道也曰性也曰誠也者  
字雖各異其指理而言則同蓋曰理者理之本稱也  
指此理之極至而贊歎而名之則曰太極也指此理  
之在天在人流行而爲用者則曰道也指此理之自  
天而行四時賦萬物者則曰命也指此理之在於人  
物之形氣者則曰性也指此理體段之真實無妄無  
一毫假偽者則曰誠也且性是在氣之理也在天地  
四時之氣則曰元亨利貞在陰陽則曰順曰健在人

心五氣精爽則又以仁義禮智名之又如堯舜禹相  
傳之中子思子未發之中大學之明德莫非言理也  
從古聖賢此等許多言理處今都屬之氣字則成甚  
義理且理字與道字皆理之稱而上古聖人言道字  
多而言理少者實有由焉理體也道理之用之流行  
於氣上而著見者也聖人教人每從居處恭執事敬  
見行上說去所以罕言性與天道而尤罕及於理字  
至思孟始說命性而及程朱之生晚則又不得已發  
前人所未發極本窮源而言故多說理字豈可以先  
聖之罕言理爲無理之證而至於程朱之說理者則



屏溪集卷之十三  
乃反不之信耶孔子太極生兩儀之說今同磨驢之迹而不得不復誦者實冀高明之猛着眼也高明以太極爲何物又以兩儀爲何物耶其必以兩儀爲陰陽也若以太極謂氣也則陰陽之上又有何氣能生陰陽耶豈如外書所謂太極元氣函三爲一者而以太極爲氣耶必不以孔子言太極之理者攬而同之於外書之異言果終以太極爲理則太極與陰陽非相對而有別者耶於此商之則理氣之本自爲二物而以元不相離故復謂二而一之實庶不難知也周子演此作圖第一圈無極而太極者非謂此一圈子

形象者爲太極而別占一位也只以一圈子表太極之理而言之也其下一圈亦言太極之動而陽靜而陰之意也高明之疑正在於太極無形象無方所則豈有兀然一物成位於陰陽之前能生陰生陽如父母之生男生女耶以此而疑之又疑末之區處而終以所謂理者歸之於無也此蓋不省孔周本意而然也天地間理與氣而已理無形象無方所無聲臭無作用而實爲氣之有形象有方所有聲臭有作用者之所以然矣是以太極之生兩儀者謂其有兩儀之理故能生兩儀也此主太極而言也朱子所謂未有



屏溪集卷之十三  
天地之前先有此理也及兩儀生則太極便在兩儀之上爲兩儀之本體此主兩儀而言也朱子所謂太極只是在陰陽裏者也然則其謂有先後者非如長幼之有先後也其謂在其裏者又非如主人之在屋中也惟從事理之實然而言其必然之道也當默會而想像之言無而察其有也謂有而知其無也正如朱子所論性理之同中見其異異中察其同之法始可以言理也今不然而言無則如釋氏之空寂言有則如陸氏之真體不能如周子之通有無爲一故終以太極之實理歸之元無也使盈天地盛大之氣爲

無本體無主宰之物氣果無理之爲本體爲主宰則氣安得獨自爲用而成造化哉如中庸一篇首尾專言理也命性道費隱誠等字若的是皆一氣收爲則程朱之以理言者將皆不免歸之於高明之筮籬矣此何道理也初欲取盛書逐條獻辨景晦之行有事忙歸今此所論只言其大體而其詳亦不出此於此可合則合矣不合則更無望幸細商之

答李子野

甲申

別紙讀來數回不覺感唏省事以來再誦朱子澗灘之詩而天道猶然終否東土遺民孰無下泉之思今



厚澤集 卷之十三  
十九日之未忍昧然者已聞士友大同之論未知其  
的當可據之例若有事 皇祠則盛示援尊之嫌誠  
是蓋此祠本出東民不忘 萬曆之恩而設者即  
神皇祠也以 毅帝之祔享而別祀伸告則事體亦  
似不安雲漢閣行拜之不佞盛意亦然頃日院任之  
書問於此也鄙人亦不敢以無於禮者冒犯汰哉之  
譏也第念 肅廟於是日別設小壇於後園爲文以  
告文則竹泉金公所製也鄙意以爲 御筆所刻之  
傍既有 毅宗皇帝四字臨下其下石臺可替壇墀  
於此虔讀告辭則或庶幾無咎否云今承盛諭 廟  
傍設壇之云大意可幸同符不知主事者果如何爲  
也似聞遠近士友將欲往參者多多士之會則豈無  
好議論耶

答宋士能

能相○乙卯

忽蒙專价寵訊奉告審悉何等慰感去冬二宵之款  
幸若天墜惟恨一二奉討者究竟不得也高才妙季  
發軔正路勇往直前靡有涯量則雖在他人爲世道  
斯文幸之者固不可既况乎出老先生門牆耶使高  
明而力學大成終克爲無忝之歸則孔氏之門庶復  
見斯道之統矣豈不尤大有光須扛夯做去毋或自



屏溪集卷之十三  
小用大副區區之冀也至於老先生道合之門又得切磋之益者真一奇事近又不廢講討日有麗澤之喜否若以一二緒餘因書聞之則孤陋之幸也夫婦有別與男女之別其兩別字義意實有輕重大小之異夫婦之別是彼之夫婦與此之夫婦各自有別之謂也男女之別是禮節間有別之謂也然禮節之別亦可以相參於厚別之義今夫男女之別極其謹嚴者本不但爲一時相敬之禮數而已男女而不能謹嚴無所分別則其終至於瀆亂而無倫矣男女瀆亂則不能各自夫婦而無別矣其厚其別之道必在於

男女之別小學夫婦章始言厚別之義終言不別之嫌而中間許多節度及於起居飲食而無不盡相別之禮矣詳觀其首尾則可知矣其親義序信別五者文勢固不可異例者來示誠然夫於婦而別焉婦於夫而別焉不與他夫婦而瀆亂則此亦自相有別也與父子之自相有親君臣之自相有義其爲義例有何不均停之歎耶末段至易至粗之諭誠不敢曉也就夫婦而言則厚別之義固重且大較之禮數之別此反爲易爲粗者恐終不如是也幸更詳之

答宋士能

庚申



講院新 除正協士友之望但觀此世道無望此脚  
之一下躡着奈何辭免與否何須問人此等循例道  
理不必生出別般義也 君以官降召而臣不出不  
辭者果成甚道理若嫌於例讓之歸終欲牢關守默  
則難免於踰垣之倫豈不爲打乖法門耶絕望勿生  
他見也似不免終入文字則無以取來一玩堪鬱此  
無別件言語只是前人已陳之套顧何傷焉亦不必  
別求新義理也昨季鄙人一職再疏猶未許免不得  
己有病狀矣前巡相據例退還蓋謂堂下侍從病狀  
近有 邦禁云矣

答宋士能

戊辰

近日事誠世道之一變復何言哉最是推還衣書云  
云全未聞者此何變怪慎齋九翁遞相傳授者則斯  
文事體莫此大矣渠輩癡騃何敢無忌憚若是駭愕  
之極又不勝其憂歎未知推還於何處而其爲言何  
如也欲詳聞之收司之云不足驚而只恨吾黨之崩  
析至此也

答宋士能

己巳

忽得手翰如承新春稍顏誠非等閒慰幸連事一切  
紛紛終至駭疏出則此豈一二人之爲崇耶實關世



道運氣若何未及聞登徹後消息不知處分如何  
賢者方帶職名因辭疏似不無辨明之舉文字之間  
遠莫之與聞殊鬱師生義重目見遭罹駭機則其憂  
憤痛慨之極衛道斥邪之道亦豈但已也第平日工  
夫於其措置事變之際正好驗印孟子之拒詖承三  
非出於一時意氣實以知言集義之學爲之本領矣  
竊聞賢者方爲連懷間孤注左拳右踢將不勝其應  
接而逼仄艱危亦多大故難僂云此不可以嗷嗷於  
此是彼非之爲事而已必反顧自省使我本原之地  
無一毫私意橫着無些子血氣躁擾推之一言一事

商量的十分道理庶不失大易厲無咎之義矣彼雖  
終至於無可奈何中間在我者或不無轉輾層激之  
失則恐難專責於彼矣峻正之風厚忠之意隨事互  
宜其不可不合商之也始因仲良聞已與貞金相絕  
旣驚而旋復然疑今聞之聖休則已無復可言云不  
知裏面事段果如何而胡至此也憂歎之至言出肝  
膈更幸諒之

答宋士能

庚午

絜矩之義

盛說反覆縷縷若有淡自得者而鄙意未知其必然



屏溪集卷之二十三  
恐於矩字字義與本傳絜矩之義猶有未盡詳者字  
書註矩爲方之器也又曰法也孟子不以規矩不能  
成方圓集註矩所以爲方之器也論語從心所欲不  
踰矩註矩法度之器所以爲方者也且本傳及孟子  
矩字下小註皆曰矩曲尺凡此諸矩字諸聖賢所稱  
之意皆以爲方之器言之非如盛意之以爲方之事  
言之也果以爲方之器言之則絜矩之意的是以矩  
絜之之意也盛說爲方下無之器二字謂以矩字非  
爲方之器也不但孟子集註明言爲方之器正文所  
謂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之規矩二字亦豈非成方

圓之器耶不踰矩之矩亦一意也矩字若以爲方之  
事看之則皆不成說况章句所釋雖無一器字而其  
意與論孟註說俱無有異何哉矩字字義姑舍如何  
試看或問所釋其義躍如上章恕字此章絜矩之義  
文異而義同蓋皆以己之心度人之心也謂當以己  
之好惡度天下人之好惡而所好者施之所惡者勿  
施之也大學治平之人已是格致誠正無一毫私意  
間於方寸者則此箇一心真是矩也以此而絜之於  
人則的知民之所當好惡者而有施有不施如此則  
知行之意自在其中何獨絜而矩之爲知行之要道



也章句曰因其所同推以度物又曰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皆以己心度人心之意者丁寧反覆無容更議若以絜而矩之之意言之其所謂絜之爲度者只如知止章或問度之揆之孟子王請度之度同爲自度之意而已全無以己心度人心之意今不用章句則己謂當以章句歸重則義意全不相類奈何此恐字義之一錯而大義之終歸差失也幸無以自得爲惜更以諸書矩字之義本章章句或問反覆參看以歸至當之地如何

答宋士能

壬甲

許生行辱書慰荷禮官優謂復得信此歸虛擬可歎固知賢者曾不進議而此則必舉昔年事有數句矣果不出所料甚喜甚喜第謂以臣先祖已有昔年獻議臣豈有他議云云之意或可措辭矣至於餘案云云無或太傷卒急耶鄙人平日主有問則對之義略陳淺見今亦不能無言矣蓋此聖詢非目下當服之事爲喪禮補編而只論長子三季之制則當依禮經言其當服而已而亦不可全無曲折故終以註疏不可不參用之意歸宿焉若更詢今日之當否則始備陳註疏以言其不可服矣義理次第自當如此



未知如何議草胎呈覽後送示聖休哀也

與宋士能 甲戌

嶺疏聞將單請九菴先生從享此將大乖弄矣高明其以為如何先師答李器甫書不但可知其定論觀於允翁獨對說誠不無微意而及乎疏草之出於手也無貳於并請之論今日單請之言雖出於成事之意云而四十年并舉之事今忽單請則外面驟看豈不未安之甚耶高明固不欲與論於此而亦不可不知也未知以為如何

答李大心 雜○甲寅

外祖出柩在再明伯舅舊山穿來漢南季舅新喪又先已在殯禮家父母喪中子喪者葬前用素膳今亦依此出柩之後并用素膳否

葬前之象生時特以不忍死之意也尊季舅則方在初喪似當用象生之禮饋奠以素膳為之矣尊伯舅則出柩後雖用初喪之禮而有異於新喪今以其用初喪之禮而又轉用象生之禮於鬼事之時者似太拖長恐失制禮本意也未知如何第無的據前人定論惟在高明裁處

答權亨叔 震應○壬申



衰裳用制如大功之文以大功布不練而去負版  
辟領衰又據斬衰終三季之說而不緝邊

家禮是酌古通今之書家禮之未備處雖參用註疏  
其明白定論者當不拘註疏只依家禮行之可矣小  
祥既明言設次陳練服此練服非受練之衰服耶備  
要之言家禮無受服云者未敢知也祭以練名則重  
在衰服其必練衰可知豈只練中衣耶圖式雖不別  
言並練其衰亦似有由服問服其功衰雜記尚功衰  
註言練衰升數與大功布同故云功衰蓋喪服大功  
章註大功布七升加灰鍛治而但用功麤又斬衰冠

六升不加灰云斬齊衰所用六升至三升布皆不灰  
治明矣此兩篇所謂功衰既皆大功布而圖式卒哭  
冠用七升布練除受服衰用卒哭後冠布云七升布  
實大功灰治之布而練變又用此布則其可曰全不  
練耶古者六升以上無事於縷七升以下有事於縷  
有事者上所謂灰治也無事者謂其不加灰治也其  
縷有練不練之別故古禮練衰用大功布者以此也  
後世雖三四升布莫不灰治其縷而成布今大功而  
不練其布則與斬齊何間此家禮所以明言熟布也  
且備要雖主不練之意末乃引橫渠用練之說家禮



熟布之語而曰小祥並練衰裳不爲無據鄙意常以爲以大功布練熟而改制衰裳終不失變殺之義未知如何○去負版辟領衰古禮雖無明文家禮已載之且其漸殺之者固禮意然也去之亦得矣

冠武變易之節未得明證而冠旣用練則武不獨仍舊不改然不用緝邊之制則布武無據故用熟麻繩爲之矣經有三季之練冠亦條屬之文南溪據以爲繩武之證而細考文勢則似是通齊斬而言未知如何

練冠之武以熟麻繩爲之誠得之重在於斬故從重而言之何可兼言齊也齊衰練冠之武當依舊用布而練之宜矣

與權亨叔

碑文從兄之意終不欲下手奈何作者旣與從兄有改擦之語猶可爲矣而其終無意則雖有欠闕旣難全舍入刻之外無他道否未知何以定計耶除門人著述別人文字惟此而已以各體更求他大匠手以畱之誠好亦畱意之否

答權亨叔

乙亥

主人未除喪則几筵不當撤也几筵旣不撤則多以



屏溪集卷之十二  
上食之又至一二季爲疑此誠無禮可據則非盛德者何敢義起爲說第上食古禮則本止於卒哭而朱子以從厚之義終三年不撤然過三年則尤豈不未安耶鄙意每以爲當依卒哭後不撤几筵而撤上食之禮再期後即撤上食只存朔望殷奠以至除喪則似不爲無據矣未知如何

答權亨叔 丁丑

坤殿賓天纔匝月 大行大妃奄 棄四方之養臣民普恫曷可云諭况 大朝己是不毀之年 小朝又重患之餘 俯諒於節順之義又難必保則憂慮

均切頃在二月中爲奉先慈諱辰下去金溪至扶江承 哀音湖北止定山受衰離家十餘日轉到南邑前月旬後僅還棲院僂遣書在彼時承領而適爾緯繡不克修復尚今悵歎初炎日熾靜養學履何如好箇光陰多失於悠汎此老平生因循到此回視茫然雖恨奈何每於書至冀得經史之所審理者以警昏耗而又慳金玉抑足下亦不免此老所患無實得可以及人耶聊以所自恨者奉誦焉其幸留意之先生遺藁詩疏書文幾盡整頓墓道文字亦有抄整目錄更沒多少事惟是刊事此稽較尤翁大集之刊又過



屏溪集卷之十三  
五歲莫非吾輩之不類也章台今按北路而似聞物  
力之凋弊無前日貌樣其果何以爲計遺集雖並季  
譜語錄多不過二十冊計力亦不許大矣其與相商  
量否竊念丹巖相公於先師雖不自處以純師以經  
義之問答者觀之其相資得者又不淺豈况平日爲  
師門地者亦大鄭重咸營如難專當則使履台助其  
不足果如何天中節似有北使須送示此書奉議而  
回諭也萬山遷窆非不知季久之爲慮而心竊幸之  
追聞諸議多端不知終如何歸宿也第墓誌先輩之  
所未遲今靠在蒙耄斯文大事不敢言辭事偉力拙

恐不克負荷草本幾整末之相對勘定尤可紆歎

答權亨叔

允菴先生遷窆克舉於六十季之後非不知事理之  
至重至難而平日三席之下熟聞當遷之教而至有  
憂恨之意且於戊子冬樞衣時亦聞青川之地吉昨  
冬宋哀書來萬山大墓欲遷於青川云不覺感喜而  
贊成之葬日屢次遷改漸當極互凡百種種悶慮且  
出柩後多日誠如盛慮也此姑能依安方計念間到  
青川畱數日觀葬而歸未知此能如計否已擬邂逅  
於會下此則似無緯繡也誌文士能之意謂儘好而



屏溪集卷之十三  
已送城裏某台方已校寫八燔云耳年譜頃日北伯亦書議於此而先生年譜異於尤譜無立朝事爲經禮義理初無所載不可單行此譜當附刊於原集茲以此意答之耳雖不得刊集隨力鳩財送付書院以爲畱待他助活字開板之地則亦未知如何

答權亨叔

戊寅

向者宋哀煥世以老先生文集改出事有云云語而欲與尊同會華陽送議於此更無消息未可知也其物力嶺儒輩爲遺集開板鳩財至千餘數因此更加刪定計矣若果着實成就則爲本事誠幸聞清儒多

見過於本牧將不免囚治云無乃以院任事欲更作挈之故耶聞以洪夢瑞東一房事其怨言至及於鄙人云尊輩之見其詆辱亦無怪也江院役事已始之喜聞而物力難繼是悶

答權亨叔

宋士能千里客死慘傷已不可言而其才識之明敏志氣之邁往何處復得最是以尤翁之大德而不能保一士能其後事之多少商量者無更與議悼歎益自不禁也文集改刊蓋爲卷秩浩多難於久傳且不可無木板今因開板謂可刪整舊本草本中收入者



屏溪集 卷之十三  
幾何耶整頓之役士能既亡無人主張亦足悶慮但此則諸士友猶可爲頃見寢郎書前日有財力之擬議者全然歸虛云其何以藉手做爲可歎 皇曆跋文尚遷就未成紙本樣子畱之從近書呈繕粧姑待之如何

答權亨叔 己卯

書院役事極是浩大而物力已盡極可悶也近來外方官力在處殘敗而且一世風習全無古風於學宮事便置相忘不欲作爲己事誠無奈何既始之役中撥不得且不得已修改者亦不可任其傾圮莫知所

以爲計也發簡後作宰者其中可議處更爲簡請或可耶頃日兒子來時以爲湖南送簡諸處如有所送於渠者則欲收合送之而或書或言皆以爲無力可助云無可奈何勢將多少間渠獨爲之云云奈何奈何如尚州則邑力爲優且異他人似可優助未知如何

與權亨叔 庚辰

莘巷之雙廟事悖論層生侵辱至及於先師駭痛曷言不可以儒罰警之者云而清牧全非士論之人無與議之奈何尊其商之否兒子意外移丹顧鄙人可



屏溪集卷之十三  
得以待坐寒水真頓又可以一拜東谷瑩下又可以  
畱止書院與吾亨叔更理師座舊聞潭巖宿債之了  
得猶屬餘事種種奇幸不可言

答權亨叔

丹僂輒得盛札兒子之東遷此最奇幸憑審風色連  
乖靜居研窮之業有常尤可喜也始欲携吾亨叔入  
樓守一菴共商一二殘書聞已先作若干日計顧此  
衰疲無翰奮飛可悵也已莘院事妥帖無期變故終  
至何境而止也頃見李伯相書竹林觀德之會謂要  
尊來會亦有意否四百來會其勢似難耶爲此而至  
於退日以竢則此亦不能無意於就之也但老人事  
不可必也若果相會於禮場則豈不幸耶

答權亨叔

自棲人巖巖畔有懷伊人灑清風挹明月未嘗不如  
接顏省而承德儀也匝兩月而始奉手札慰喜曷量  
第承炎程極間關稅後以憂患撓遣殊沒遠遊之樂  
可歎此啓處既好家居而巖壁潭瀑神思爽朗不知  
三夏朱炎之苦也但心目多少在游泳一邊簡策則  
分數似踈猶可惜也來月連有祭祀之故孫婦又行  
新禮而家弟來初可以入來又欲同賞諸勝歸期則



屏溪集卷之十三  
似在九初雖得與尊相會難可以從容矣以炎酷上  
仙巖今始入去纔聞有歸僂停輿暫倩

屏溪先生集卷之十三

屏溪先生集卷之十四目錄

書

答權亨叔 ○十四

答李仁伯 尚元○一

答金常夫 謹行○一

答金伯三 教行○五



屏溪先生集卷之十四

書

答權亨叔

辛巳

示兩閱墓文即認齋閱大憲及趾齋公墓表云耶趾齋墓表則鄙人辛丑春末往拜先生其時閱士衛纍然之行爲得此表來留門下先生時以疾患不能文字酬應而以爲靜能後事何可忍孤強疾以副鄙人實供筆硯之役矣頃季騰本自何來故騰載墓表類矣并此送去可以覽悉之矣○巍巖稿慶山送來而以校事不得詳覽其中與宋務觀書師說等文字大



可驚駭不可畱示後人渠書如有可改者則雖已入刊可以追改云今書爲言不可不刪且其不刪之前不宜受置之故今此所去冊箱同入以送尊須見此書後并其八冊堅封送傳於慶山爲宜其稿必以一件送之尊所此既還送使之改後送來則尊亦似不可異同如何○其師說渠若不刊則此書亦不可不錄此皆詳聞渠之刪改與否而爲之也毋泛焉○校書之事每有遺恨始集初主精約故刪之者多畢竟卷數無多如疏章墓文等可以傳示者惟經禮義問答猶或有可傳而不錄者則誠可惜也方與汝四輩

更取全集而一考如有不可棄者則欲爲追錄以拾遺例附於集末亦好第未知如何也○戊戌獻議不得有不小註矣昔年與暘谷話此也以爲吾堂兄書簡精明白又係門下外公議以此書載錄好矣仍付於譜中其後或說太近分疏只當畱成士孝語錄爲可云士孝語錄是先生語也獻議本意似好可見然先生本意已明於其下答鳳九書而亦載於譜中覽者可知矣士益之過慮者生長於嶺下飫聞千人輩凶言故猶有餘悸而然也好笑世上事誠不可知而士禍雖或復出豈以此庶字更作備耶第語錄異於



手筆文字存其大義而略改字句別紙書送與夢瑞士益商議去取之但所論者服制而大義既可知文字亦似無欠闕然一段文字無一庶字使具眼者觀之豈不以為太苟艱耶終不如不改之為愈如何○巍集事不幸矣其答書亦何必一一編入但壬辰答書中一處天命之性筆誤而為氣質之性以此無限取困其下有雙書改本者此則不可不載錄於集中圖說答書末段載錄亦好矣題以命性圖可矣天命圖則既有退溪圖說不可更襲而為名况此本命性圖為稱耶○年譜今既修整而語錄則姑徐為計季

譜合為一冊附刊於今番似可附錄係之於譜後亦好而神道碑自龍洞相在時已為未定之書到今去取難便且尤菴文集季譜亦無附錄今亦姑闕附錄以待語錄時商量同刊似好如何

答權亨叔

伏聞傳說遂菴集中性有三層一句將自門下改性為理是必有為而教行之意不能無惑自古言性者固有三件層節之說矣言理則或有先氣言者或有後氣言者或有離氣言者或有合氣言者不止為三層而亦非遂菴所為言者則恐無必改



之義與等是門內事而既惑於心故並有所稟此金伯三書也不能明白記得果有此改之之事耶雖是門內之說如此辭說十分惶恐第天命之理賦於形氣之後始謂之性性則有本然氣質兩段而已謂之性三層則其最上層指一原天命而言也此係賦與之前也其可謂性耶陽谷在時有性三層之說鄙人每與之講說而未契矣伯三想主此而言也先生命性圖以天命之一原為第一層至性而後有單言性兼氣質言性云云此非以理言則為三層以性言則為二段耶伯三此言高明不可不知故略此臆

送○伯三之先氣言者與離氣言者一也離合先後雖各自對待言先言離言不過一原之一時位也蓋一原為一層也天命之所自出也理之賦與於萬物不雜氣而言者為第二層此觀萬物之異體則理絕不同者而犬牛人三性之不同即此絕不同之理也惟是單言之性故為本然也以此性兼所寓之氣而言之者為氣質之性而所謂第三層也此以理言則為三層也以性言則為二層也此外無他可論層節幸加商之

答權亨叔



序文初不敢當之者文集序體段必論文字而爲言故雖曰贊揚在吾輩分上實以爲不敢論列而止之更思之人物之性聖凡之心不同之說始發於先生門下先生或抑或與爲之定論而迄茲紛紜今爲士林大議論頃季活源儒生爲寒泉發建院之通而以此是非作爲寒泉闢異之業此誠駭悖之甚清吳之單因此而繼發蓋爲此論者甚盛前頭可知爲斯文計是不可不念欲著別般文字以曉之不得其會今因序文以明先生所主而爲說之意則爲斯文衛道之義莫大於此而論敘是集之宗旨亦莫過於此以

此成書未知盛見如何須與夢瑞極商量卽覓示之○論性說義理所關不輕而重此答去別紙鄙意可知也此說實昉於巍塘相爭而上及於師門師門所主專在於人物性不同而今以一原太極爲性而謂人物所同則卽亦人物性同之說也復何言哉此宜大家商量矣又見鄭士益書時伯爲傅暘谷之言虛靈不昧心之本體聖凡皆同若以虛靈不昧爲有分數則明德亦有分數云云此果主心純善者之言其言以爲若知明德之聖凡皆同則虛靈之聖凡皆同從可知矣此大不然虛靈心也心之所稟人人不同



不害於仁義禮智之聖愚皆同者以人皆稟正通之氣心又正通之精爽故體段皆虛靈不昧而所該之理不偏而全與堯舜無異明德之德卽性字之異稱其實則一也以明字名其德者以此德之在於虛靈之地而言之也明德二字以輕重則重在德而輕在明以賓主虛實言之德爲主爲實明字不過帶來而爲賓爲虛二字之義非明與德也乃明底德則其歸重於德可知若單言虛靈則氣也氣雖有聖凡優劣之分數何害於其所具之理之皆同耶陽翁一生主聖凡心不同之論果有虛靈無分數之說者虛靈之

外其復有心者耶虛靈則同於純善而其所稟之氣實有不齊者云則此巍巖本然氣質兩心之論也陽翁辨此甚力豈終同歸於一套耶是未可知也○序文初非摸擬於庸序而卽今思之則此序之歷舉孔孟程朱論心性說之語者卽與庸序之堯舜禹相傳執中之序列言之者一般矣庸序則繼言子思之中庸處歷言其曰天命擇執時中等語以承接之義理有歸宿而文勢亦結鎖矣此序亦於辨釋開發下特舉先生論心性句語中合於孔朱所言者以承接之則好矣而此無可考而摘出者僉今對校時其有的



實可言者心性一二句錄示之幸矣

答權亨叔

三十季守株之見粹不能感化於盛德之教者只是程朱諸賢離氣言性之性區處不得奈何所謂離氣與不雜氣一意也單指理與專指理亦一意也蓋陰陽成象而五行生則一原太極隨氣賦焉此所謂健順五常之性也先生每言性之名於是乎立者此也性是在氣之理或曰不雜氣而單言理或曰離氣而專言理者皆就此性而分別理氣以挑出言本然之性也此皆指成之者性天命之性本地而

言之也區處不得之說不可知也

除却氣單指理而言又曰專指理而言則太極全體無物不具而萬物之性皆同上下句語無非主理而言則其言萬物皆同之性依舊是理字本色而朱子所謂人物之性即我之性者於是乎方有歸宿矣

既曰萬物之性皆同又曰是則一原也一原非著性之地故所以不能無疑者也此一句若曰太極全體無物不具而萬物之性皆本於此是則所謂一原云則或可也以一原為性而萬物之性皆同則終如何



高明其更商之難以理言之一原之理則謂皆同可也及其流行則謂之分殊也謂之絕不同也其分殊與絕不同之上謂之皆同可乎况一原性字未生之前只是性之本原豈直以性言之也

懸空言性以作一篇之首者決知其無是矣愚竊以爲此性字乃是成性處推說其一原者也未知如何

決知其無是者誠然誠然令人灑然惟其是則一原四字觀其文勢以一原爲萬物性同之地故愚之疑在此也若果以成性之性本理也而推說去一原云

則宜曰此性本自一原出來或曰此性其本則一原之理也云則誠可矣今此文勢其不可如是看何也第此說成於戊戌云而已亥答李器甫書亦曰理同者萬物同稟一太極也理異者物之性非人之性也又命性圖成於辛丑而無極天命理通皆書圈上本然氣質之性書在成性圈內規模指畫井井不紊與此說全體不同此說非爲晚季定論可知義理之前後不同程朱之所不免則雖載集中顧亦何害所可悶憂者彼豈不因此嚆矢而反謂我之折入而同於彼也耶此必至之言其誰禁之既有最晚季命性圖



則此說之有無誠不關於斯集也此愚之必欲姑刪者也

答權亨叔 辛巳

所示大全答劉叔文書此亦曾見之熟矣程朱文字於着理字處下性字者固多蓋性即理故或不嫌於通用中庸章句人物之性亦我之性程子纔說性時便不是性之兩下性字皆理字之意也况此叔文有指氣為性之誤不能於氣性二者認得分明先生分別言之以為性理也而理在氣上者為性氣與性自是二物故未有此氣已有此性之理云其上一書以

為雖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其已有物之理之理與此已有此性之性義意一般以氣與性辨別言之故不得不如是也

答權亨叔 壬午

文集考誤不得付呈便念日借鎮隸兼仲侯以送想今已能入照序文既正書以去老人之致精繕書棄之亦可惜七八張之多少不必大關於加減勢將依初計編入文字不知無許多可疵否考誤想亦覽之此外必不無僉所錄出者而無由知之良歎既刊之後種種改補甚難便此去考錄中打點者更考而為



其不必改者而標之也

與權亨叔

即奉宋道而之來訪聞尊將以今望間討會華陽而先就公坪云早晚必有一過此中之傻已不勝其喜嘗第華陽之會知以尤菴先生文集事而道而之欲鄙人之與聞則自有與尊多少面商者直坐華陽將何為也須自坪村先枉是處以議而處之似得幸毋緯繡也

答權亨叔

甲甲

通文纔自華院示之因問其可否此既尤翁謂難輕

議蓋國人之私祭本朝前王古無可據誠難輕議之意答之未知如何也若自朝家配享於大報壇此則義無不可何無此等疏議也可歎

答權亨叔

即今世道斯文日以落下未知畢竟如何出場惟是吾黨之士明理實踐各自守分庶幾為後進倡以為一脉扶持之道矣願更勉旃尤集抄刪一番往復之後更無所聞未知方到何境而七十餘卷留意另看誠一大工夫今聞高明經禮之工至半可喜此比集中他文尤宜極商量不待卒篇付籤本冊時別用小



冊子其刪者隨籤隨錄而各錄所刪之意隨僂先示於此似好此意子精亦不可不知也且高明所刪目錄與子精相可否而亦示兩見之同異則尤好矣華陽庭碑蓋前日道而謂先生遺訓雖令勿立大碑而先生墓前不可無顯刻云余以爲遺訓丁寧後人何敢不遵道而以爲然則古有家廟碑蘇堤廟庭別暨一大碑則無不可矣余謂此則或有可據而我朝則未聞亦恐難成今者庭碑文字鄙人適當之故敢引先生紫院碑例始有略舉事實之意而仁廟丙子後八十年世道斯文屈伸事變無不關於先生則

事實多少豈啻與栗翁二十季當世者論也且以他院庭碑例之先生學朱子明春秋任世道三件事固不可闕一而况皇筆皇廟旣在於此御書宣額又在於此而院宇移建等事雖主於簡而自不得不多奈何文字姑未釐正而摠爲三千餘字較紫院碑所加將爲千餘字內外以事實言恐不至甚多耶第整書後可以奉商矣物力無出處勢當俟數三季院力之稍裕而任事者非一二入院財之專爲此事一意收聚旣難且前頭世故有不可知則事貴速成而他沒變通殊可悶慮黃江院事亦一變故近來諸



屏溪集 卷之十四  
院類多如此皆將廢棄亦可以觀世道以鄙人所知者言之紹賢與莘巷皆莫可收拾本院兆朕又如此奈何

別紙

先師影幀奉配於華陽舊堂何止士林公議之稍伸也竊伏想兩先生有知者其相對歡欣無異平日也此誠小子輩與有幸也

華陽庭碑以三千四五百字計之價將至幾許今有二百餘兩而似可爲之則本院一季用餘之財添得幾許而可爲耶字樣大小須與宋光寶往復商量之如何箕伯則又難以此相要他無求得處是慮

與權亨叔

我東婦女辮髮上髻本稱胡俗重峯先生東還封事已言其韃胡之俗道逢韃女則辮髻之制一如我東云而請改辮髮以從華髻言不施矣其後尤菴先生得崇禎宮女之隨孝廟東還而在宮邸者屈氏之所傳髻制行之於門內此似崇禎宮中遺制而出於屈氏故士類家傳之者稱以屈髻尤翁家行之未久而因值遷謫之禍不復行云鄙人外從兄宋知禮即聖休之祖父而尤菴之從孫也其嫂氏亦於尤



翁時同行是髻故知其制也昔在壬午率內子往先君子嶺邑時歷入其家蓋聞其制樣而其後又詳聞於鄭永春鄭丈之大人處士公率其內眷往侍九翁於懷德也亦行此髻制且詳傳華冠之制自壬午季間鄙人立論從兄弟行此髻制而舉世不爲故婦女行之甚難他家則卽還襲舊髻獨鄙家多季行之而但屈髻之制先拈頂髮小許使兩邊分髮自頂後交而分左右上於頂上與先拈頂髮合之而以小簪束之仍納小髻編而作髻後有頭簪如向來垂耳掩後毛稍長其頭又綴小簪當於髻後頂上以小簪兩端

繫之於釵頭末垂之於左右此乃鄙家前日所行之髻制也作髻稍難手不熟難於自作必倩他人而爲之且頂髮牽於束髮作髻久則盡落前內子生時晚季多病且無頂髮不能作髻矣近來聞之不必以頂後上髮束於頂髮而作髻用冑緞小許兩頭編髮作所謂疊紙者以冑緞貼於頂上以兩邊編髮垂於兩邊與本髮交於頂後分左右上之於頂束之而作髻自無頂髮脫落之弊也

頃丙子後自上令禁婦女辮髻盡行宮樣宮樣卽今所謂簇頭里也曾知此本蒙古之制麗末與元多



嫁女娶婦故元時宮制出於麗宮仍爲本。朝宮樣其爲胡制則同也。第因辮髻之禁可行華髻私心爲幸。曾見韻書髻制自唐堯以下合爲三十六制。其制作非一。所謂屈髻卽其一也。丙子冬。令下變髻之初。聞俞奉朝賀燕行時得一髻制。兼得髻冠之制。觀其制既不辮髮而作髻於頂着冠。其上明是華制而手易且僂鄙人鄉居數三家婦女皆行此制。此近士友家亦多行之矣。朝家雖更令復行辮髻而已。幸得行華制。此制又非宮樣則元無。朝令僭逼之嫌。仍行華髻矣。卽今所行髻制則無屈髻頭髮別拈

之事。櫛髮於頂後分左右交之上於頂頭而合之。仍編而作髻。大略與男子髻同而大小與貌樣之善不善不足論。蓋入於冠內而不見故也。如是作髻後着冠於其上。冠制自此送。僂冠云蓋可知。而雖買得於洛中其價元不多。毋難矣。侈儉則惟在王家之所願而所謂侈者不過以泥金作畫亦價無多耳。聞尊家欲行華髻極可喜。昔年鄙人往侍三席語及鄙家行髻制之事先。先生亦喜聞。詳問其制。仍出示華冠曰。此則爲用於女婚時而所作也。華冠有兩制。一則方制。一則圓制。先生所示者圓制也。而畫之者侈



儉各異或色緞以彩畫而爲冠或紋繡爲冠係是婦人首着雖侈無嫌矣蓋屈髻不必着冠而用侈則插金玉首飾於髻上今此髻制則又着冠此冠之制只着於髻前見方圓兩制其樣稍大本着於頭矣其時先生亦教以吾亦欲行華髻而舉世不行故難於獨行而不能爲耳今者勿論華髻胡髻僂同一初家家異制能行華制初無獨異之弊即今士友之誦法允翁之家正好用夏變夷之圖尊必行之而又通於金堤毋令夏施辨髻必亦同行此制之地如何

與權亨叔

楊山書之至以吾師門藉重於今日從享之論始聞之而誠可訝者其遺語與漢湖所傳 筵白云者同耶欲知之矣湖上云云此亦因自湖來者而聞不知何人所達 筵語的如何若直以先師言其可合從享云則大相反於平日所聞於函丈間者今其爲言必從現化手分出來甚是駭痛 筵臣誰能以奏御失言陳白之者洛下無可相議之人可歎華陽移奉云者申友屢言於此而事體苟艱者盛答極是矣漢湖云者不可不詳聞之此方問於洛中而令胤方畱洛則亦令是意廣問如得 筵說所錄則討僂示之



屏溪集卷之十四  
好矣堤川以鄙意作兒子書以送渠方來此可以相對亦面囑之

湖南一士友來見爲傳漢湖言指老先生文集序以爲近來學問難矣以氣質爲心將奈何云云此蓋寒泉詩氣質爲心體之語同一意也因此感懷之作特明先生本意要與同志之士共守師訓之計尊見如何商量示之

答權亨叔 乙酉

昔嘗聞老先生之教 肅廟癸亥允菴先生以 孝廟世室 太祖徽號入朝時 筵請招致玄石而玄

石卽爲入來其時我先生在黃江聞於自京來者時允翁有疾玄石持挾刀割藥侍疾如子弟聞甚喜之旋又傳玄石聞尼尹之言立異於 徽號事訝之其後在華陽叙九諸人以玄石背悖之狀甚惡之先生微笑曰所難者子仁也和叔則終非背我者也其後戊辰玄石以吏曹判書入朝知吳道一之投入於途杭瞠然驚愕欲柅道一吏議望且因袖劄論杭事卽見逐還坡山老先生以此於玄翁頗多之海上訣書之托世道者未必不由於此矣玄石至己巳益見少輩之與南人合勢而以老先生則死於黨禍也本非



純師而加麻三月尹拯則自謂無復前日道交之義也及甲戌夏化後大義理獨持正論欲逐南柳而不得也此蓋老先生有所見處矣又曰叙九每言和叔模糊義理黯黩文章譏之矣其後吾從兄太學士公以承旨傳諭於江上其時玄石從祀之論甚紛紜從兄問曰玄石從祀事士論未定敢問如何先生笑曰從祀二字未曾意到於玄石紛紜之說何可知也從兄歸言玄石從祀先生謂非可論之地士論庶幾可定矣紫雲事亦非先生所與知一日先生教曰近日紫雲事聞之乎曰未及聞也先生曰睡谷台方帶

紫雲院長不能禁玄石之併享紫雲不得已乃以爲沙溪先生不可不配於紫雲及其追享也以爲門人於其先師主享之院不可併享仍配食於栗翁而又言沙溪旣配享則玄石不可尊於沙溪而與栗谷併享亦降於配位矣以此言之是豈我先生與聞於當初玄石并享之論也是必睡谷相以玄石降配之事徃復於江上而後人不知裏面因此賺作併享之論之證耶玄石從祀之論鄙人則本知先生之意初不稟之而終有吾從氏所聞則先生實有定論今何可誣也○裕昆錄中顏巷云云又有金台所錄則誠不



勝其愕然也全非事實之依倚而何故 聖教之至此也其時自槐山余終始陪侍一日不離左右先生動靜何事不知也以循例人事言之老人行中近處守令之或以酒壺饌物伴簡相問實無怪而此亦先生以鄉居故仕宦人之相知者少不見其所送也先生始欲隨駕至天稷等處陳疏落後而歸入 對翌日見先王考訣書遂陳情告歸旋哭慘喪其時知舊皆言雖聞病報而歸如非即有喪故則事體極不安云鄙人時帶師傅故 聖上聞賤臣之陪先生來即送錄事而問之想必 聖明之尚記有也此與泛以

于病陳疏遄歸事勢絕異 聖教之以此爲咎誠不敢知也其二儒生安知非賤臣也舊人只鄙人存存如無故之時可一疏辨明而罪譴中既不敢議疏且裕昆錄非行世者也亦難舉此而成說只令此心鬱結而不知所諭也○金台所聞於 筵中者曾未聞之今且速往第欲相問而未易得見其答矣令允之不赴南宮勇還者誠足多矣第此錄既非行於世者則因此成說難安且藏之石室百世不刊之書則子孫之以此世世永爲自廢亦自有商量處之者金堤則異於他子孫始聞此報奉先生祠宇因仍官享尤



屏溪集卷之十四  
涉不安於心趁速整頓官事而後還歸似好參奉則不必急急更加商量如何

答權亨叔

向來薄勘雖幸得與於諸賢之後而前後嚴教至有原本之斥惶惑之極不知爲諭也申明允本事姑未論七十病翁去在瘴鄉而其獨子之病又甚於老人將不免經夏飲瘴憂悶慘憐誠不等閒所示金子靜所處有何別般可論自處以庶人而已新式帳籍其書以庶人耶朱子於黨錮時亦不撤講學曰屋下合說底話何必已也盛書杜門謝人之云較朱子之

訓其不過中耶或者轉入淡僻之說自我遣謫尤似無義但即今所居雖非舊居田里以向日傳教觀之晏然在家則不安稍移鄰村以居則亦合於稍自示變之意耶

與權亨叔

華陽庭碑向來一示卒卒未及詳商之爲恨今因索覽正好送呈以爲備證之地且金子靜不可不一示之矣要高明之相對與議如漢湖櫟泉亦好相議而平日不相見故無書札往復之事自高明似有往復之道爲傳鄙意亦欲與之相議者久矣而但崇札轉



日匝月而至此不可因此轉呈欲送還止極可歎也  
或有坪村之來尊雖不能轉到此中必使之相知則  
其必有相議之道幸其留意之白牧丹以主人翁之  
癯老不勤檢護不如前日之盛僅以小叢採呈可以  
分種二叢云矣若自此去而復繼舊叢之絕則亦一  
奇幸事也

別紙

來書謂亾室神主權安於禰廟東壁下云家奉禰位  
祠則主人妻之神主奉安於禰廟之東壁下當然之  
禮何可謂之權安耶未可知也報恩宋直長基學氏

鄙人姑母夫而即睡翁公奉祀嫡孫記昔直長公生  
時鄙人一至其家姑母神主不附於睡翁之祠別奉  
他室余問其故於外兄宋知禮宗錫答之云云而季  
久不能明白記得至今或思之無更可問處尊所謂  
權安者不得與如此之別奉而同奉禰祠故謂之權  
安耶妻之神主夫生時不可入正龕故別奉他所或  
有其禮耶宋直長妻喪出於尤翁生時其別奉似必  
稟於尤翁而爲之而未可知也

答李仁伯

尚元○辛巳

宗子服有服者服本服無服者服齊衰三月以服



則齊衰重於功總然則同堂以下諸親皆將序立於遠族之後矣誠為可疑

大宗子服齊衰重則重矣此實正服之外也不當加於正服功總之上矣

答金常夫

謹行〇乙酉

南塘刊集有議未定尊今擔夯入繡嘉悅之淡但此事善成既難且聞異同諸說尚欠爛熳以今綿力殫心刊出若不免復致紛紜則誠為可悶與其有言於後曷若審慎其初須要十分消詳使眾志昭然歸一以為完善無病敗之地如何如何序文自顧平昔豈

不欲致力後事而奈此綿綴之氣無力締思凡於大小文字自爾一切拋廢誠難以時日指期仰復徒自憐歎

答金伯三

教行

舅婦饋饗之節教行亦將行之第邨中笏記饗婦圖婦席在南向北異於家禮禮婦醮女之位此偶失照管者耶或有他說可據者耶今從源流中禮婦圖位而行之未知如何

舅姑饗婦其儀雖與禮婦同而儀節以饌盤置于舅姑之東少南投酒啐酒拜禮雖於姑側行禮如禮婦



時而饋盤則似當於置饌之席爲之舅姑既東西分坐則北壁下似非新婦饋食之位故笏記中用儀節設饗婦席於舅姑之南商之

家禮婦見諸尊長註云云尊於舅姑者非直爲舅姑之父母則不應盡用贅幣教行家偏慈在室生親在遠而生慈在偏慈之列季父季母同居矣用此無贅之義教行夫婦率見於偏慈以下諸位而只行四拜而已則不背禮義歟

舅姑受贅畢率婦見於尊於舅姑者則舅姑之尊長同坐一處而受拜似倭穩矣既曰如見舅姑則未必

無贅而苟親則似難皆贅至於舅姑之父母皆有贅所生父母亦不可廢也其餘則無贅亦可矣○廟見則只以酒果告辭以見世俗或奠贅而於禮無之矣廟見一節旣以見舅姑次日教行雖於過婚六朔始見新婦而廟見則行於見舅次日歟

無論早晚始見舅姑次日廟見爲宜廟見之節不專爲宗婦設矣教行將率見于生妣祠宇而其日適當仙源先祖生辰茶禮亦以敢見之辭口告歟生親在遠旣無主之者則他子孫不敢告辭而直爲拜見歟



支子孫婦之廟見何可疑也雖遠代既有其廟則拜謁亦不可已告辭只告某代孫某之婦某氏敢見云云則不必主人告之耳如何

與金伯三

甲戌

數昨造宿春庭秋月白湖山寥廓欣瀟幽懷而又恨無吾人在隅與講多少也善儒之抵太學通其得覽否先師答李器甫書明言兩先生并請從享之意於今日渠輩單請之論何所當也况此垂四十季并請之後其敢一舉一停乎若使先師而論之豈不謂之大可未安耶後生輩不顧前後事體道理輕重如

何妄引先正容易為說誠不勝駭歎也鄙人頃答疏廳書以諸生為尤翁從享故其說不能不饒而其謂不為并舉之非則意甚明白至以頃年先後之辨者攬作今日單舉之證何太謬也鄙書實遵先師戊戌書意也賜谷平日之論想不於此參差而并此云云尤可歎也

答金伯三

昔者成王冠於武王喪中而周公作辭以祝似不具三加醮字之禮矣若備禮則禮有替以上喪者不得行云喪中豈可為吉禮也然家禮只限大功葬前則



小功總雖未葬不須言也禮只言身及父母而不言所戒之賓不可知而爲主人者不拘於小功總則爲賓者亦不必爲拘也且此雖吉禮與樂作之宴席豈不有異耶禮賓則不用一獻之禮爲穩耶○古禮則允謹嚴後來禮節多從寬僂以祭祀之禮言之大小祀皆序列於階下而拜之想生時如此故耳

答金伯三

丙子

爲本生父母杖期之論此在出繼者如有可據之禮天理人情極合商量第考諸書最是儀禮喪服降在不杖期章而曰爲其父母報凡服非正統則皆報服

所生父母爲出繼子如昆弟之子爲不杖期故出繼子爲本生父母亦如伯叔父母而爲不杖期也此其禮義如此也且以疏說觀之抑之而故次於昆弟之子適孫之後者周公之意實有在矣出後者以常情言之雖自無窮聖人制禮若是之嚴截矣所引語類杖期條以爲禮爲所生父母杖期此云禮字必指儀禮言而儀禮本無爲所生父母杖期之說杖字上無不字誠可疑也讀禮通考引語類此條而明言不杖期我東語類只一件板本此中本既誤則市南之謬引想以板本之誤也尊亦以此而錯認也况語類下



編二條皆明言不杖期此處雖實言杖期元不可據而爲定論也更商之

答金伯三

壬午

示諭二截義理自暘翁在時已往復之盡矣今復何說平日每謂暘翁知見敏妙超詣如我鈍根或識不到而然也惟冀所見之進而庶幾同歸也後來審理之工講難之說太半在此而舊知依然愈固愈深每靜夜沈吟雖欲更質而不可得則益不禁九原之思也今盛說雖甚張皇知非有意求聞之意不須一難一復徒煩傍人之唇舌而已茲不覩縷其可諒之也

向與時伯云云凡文集之規有正續別後集之規不必一時盡出以此相議之意高明或過聞而至此耶



屏溪先生集卷之十四



